揭去“血水圣灵”的面纱

“血水圣灵”全称叫“耶稣基督血水圣灵全备福音布道团”,又称“圣灵重建教会”或“全福音左坤使徒教会”,系中国政府明令查禁取缔的邪教组织。1988年8月,一个叫左坤的人(信徒称其为“老爸”、“爸爸”),在台湾建立该邪教组织,台当局认定其具有邪教特点而予以挤压。为逃避打击,左坤由台湾移民至美国,并向大陆渗透其歪理邪说。1995年大陆政府认定其为邪教组织而予以取缔。

我省破获一起“血水圣灵”非法聚会案

58名参与聚会的邪教组织成员悉数落网

前不久,我省公安机关根据所掌握线索,一举破获一起非法聚集、从事邪教活动的“血水圣灵”非法聚会案,参与聚会的58名“血水圣灵”邪教组织成员被悉数抓获,其中包括“血水圣灵”邪教组织在我国北方部分地区建立的“片区”的“带领同工”及下辖教会的“长老”、“执事”等骨干成员。当场收缴作案用笔记本电脑、该邪教教主左坤挂像以及“血水圣灵”反动宣传资料、物品若干,还有印着“老爸福气到”字样的T恤150件。

据悉,此次非法聚会是“血水圣灵”邪教组织所谓的“春令特会”。该“春令特会”主要有五项内容:一是为左坤祷告;二是为左坤长子左得恩祷告;三是看相关光盘资料对成员洗脑;四是讲“圣经”、唱“灵歌”、跳“灵舞”;五是进行“交通”(即思想交流)。聚会人员被要求统一着装“老爸福气到”T恤。聚会所需一切费用均为“血水圣灵”邪教组织盘剥信徒的打工所得。

目前,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。

境内是“血水圣灵”邪教“捕猎”重点

“血水圣灵”总部有东方和西方两个,在教主左坤之下。东方总部设在台北市,负责台湾和大陆在内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活动;西方总部设在美国洛杉矶市,负责亚洲以外国家和地区的活动。“血水圣灵”邪教组织始终把向境内传播作为其发展重点,通过派遣骨干以探亲、旅游、投资等名义入境传“教”,秘密发展成员,建立地下组织,其总部利用互联网不断发布左坤的“指令”,加强对成员的精神控制。该组织在境内建立了一大批基层“教会”和聚会点,活动涉及大部分省(区、市),裹胁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。左坤自称是“神的使徒”,对所有“教会”发号施令。“教会”下设“带领同工”、“同工”、“长老”、“执事”等职务,形成了“使徒”(左坤)、“总带领同工”、“带领同工”、“长老”、“执事”的5级职务体系。在境内划分了若干大区,直接归左坤及其总部操纵指挥,形成了总部、大区、省片部、片区、教会、聚会点的6级组织架构。各大区内设福音队、后勤生意组、青少年造就组、文字组、文艺组等机构,专门从事“传教”、经营经济实体、培训青年骨干、对外联络等活动。组织内男性称为“使者”,女性称为“使女”,互成兄弟、姊妹或B(男)、S(女);组织严密,实行一级管一级、单线联系制度,联络时以代号相称;活动场所悬挂绘有地球、奔马、老鹰等图案组成的“真理大旗”,成员穿印有狮子、牛、人、鹰等四活物图案的服装。

“血水圣灵”之邪教头目

左坤其人

左坤,男,1930年10月生,原籍江西省九江市,1949年,随国民党青年军入台。1965年9月,加入台湾邪教组织“新约教会”,担任该组织“石牌教会”负责人,长期从事非法传教活动。1985年,因在台北非法传教,被台湾司法机关判刑。1988年,台湾的新约教会内部发生分裂,左坤自称使徒,带领一批信徒出走,创立“耶稣基督血水圣灵全备福音布道团”,拼凑了《全备福音》、《辩明证实福音的职事》、《圣徒蒙恩见证集》、《生命之光》、《使徒职分》、《大诗歌本》、《属灵首领》、《神迹奇事异能》、《进神国》等书籍,组织成员传唱《使徒职份从何而来》、《想念使徒左弟兄》、《想念属灵父亲》等赞美诗歌。台湾当局认定其具有邪教特点而予以挤压。为逃避打击,左坤由台湾移民至美国,并以向教徒收取“奉献金”的方式,开办经济实体,筹集资金。同时向大陆渗透其邪教歪理邪说,在大陆从事邪教非法传教活动,还与“台独”势力勾结,策划并参与分裂中国的活动。

注:“新约教会”又名“基督灵恩布道团”,是由香港女影星梅绮于1960年创立的,后由其女儿张路得继续在台湾传播并建立组织。1964年,该组织第一次发生内部分裂,另一负责人洪三期在台北高雄县建立新总部和“圣山”。1988年,该组织再次发生内部分裂,“石牌教会”负责人左坤另立“耶稣基督血水圣灵全备福音布道团”(或称“圣灵重建教会”)。目前,该组织在大陆多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均有渗透。梅绮、洪三期、左坤等人均自称“先知”,代表“至高神来执掌王权”,是“神在地上的君”,宣称要“推翻人的国度,建立神的国度”。

“血水圣灵”伸向青少年的黑手。图为左忠意子东骗的青少年在“表盘端的“圣坤心”(注所里的西)。

『血水圣灵』社会危害日益凸显

破坏家庭生活　危害国家政权　黑手伸向青少年

“血水圣灵”邪教组织的社会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:

(一)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定生活。左坤将邪教组织装扮成家庭组合形式,在教内以家长自居,要求信徒称其为“老爸”、“大大的老爸”,在聚会时都要为其祈福、祷告,以虚假的“父爱”欺骗信徒感情,添加精神枷锁。许多人被拉入“血水圣灵”邪教组织后,痴迷于“教”内事务,有家不回,抛舍亲情,原有的正常社会关系基本中断,以致夫妻反目、家庭失和甚至破裂。“血水圣灵”骨干成员被洗脑后,丧失了自我判断和选择的能力,游走于正常社会生活、工作之外,心甘情愿为该邪教组织“奉献”自己的劳动,“奉献”自己的所得,成为被左坤随意驱使的“行尸走肉”。

(二)骗取信徒的血汗钱。“血水圣灵”邪教组织建立“后勤组”,剥削信徒劳动,大肆骗敛钱财。该“后勤组”经营服装店、烧烤摊等,从事这些活动的信徒均为青少年。为了能够赚取更多的钱来取悦左坤,他们每天都要劳作到深夜,每月在扣除房租和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的费用后,都要将全部收入上交左坤。

(三)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。左坤提出了以青少年为主的发展思路,要求境内外各组织加强对青少年的培养。为在思想上完全控制信徒特别是青少年信徒,该邪教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信徒进行洗脑,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,使许多青少年受到蒙蔽,误入歧途。该组织专门设立“青少年培训点”,重点发展和培养有文化的青少年骨干,在大专院校比较集中的城市建立传“教”点,以便向高校学生群体渗透。其境内骨干大部分在20-35岁之间。

(四)危害国家政权,影响社会进步发展。左坤在《生命之光》中写到“宗教信仰自由是罔顾天理及世人死活的残酷措施”,在《十二月二十七日作王的作息》中恶毒攻击党和政府,在信徒中以各种方式散布反动言论,政治野心暴露无遗。

自称“神的使徒” 宣称“末世来临” 疯狂聚敛钱财

“血水圣灵”与其他邪教如出一辙

神化教主、宣扬末世论、组织活动诡秘、非法聚敛钱财,这是邪教组织的共同特征,“血水圣灵”邪教组织自然也不例外。关于“血水圣灵”的邪教特征,我们将其整理归纳为六条:

(一)神化教主。该组织歪曲《圣经》,大力推崇教主崇拜,左坤自称是“神的使徒”,对“教会”发号施令。歪曲《圣经》中“神再来之前,要从东方兴起一人”等内容,神化自己是“神在末世拣选的仆人和使徒”,是“属灵信徒的父亲”,要求信徒称其为“老爸”或“爸爸”。

(二)传播“末世来临论”。极力渲染自然灾害的恐怖,鼓吹末世灾难临近,并编造所谓异象“见证”,恐吓世人只有加入该组织,“才能逃避神要降临到人国的大审判”。

(三)活动诡秘。定期开展“冬令会”(春节后)和“夏令会”(暑期)、野外聚集等聚会活动,都是秘密进行,选择的地点比较隐蔽。该组织骨干成员均用化名,采取秘密活动方式。单线纵向联系,横向之间互不联络。聚会活动都在晚上进行,时间地点临时通知。大量使用代号和暗语,如K代表同工、B代表弟兄、S代表姊妹、CH代表“教会”、OK代表左坤等。对电话号码进行加密,如改变数字排列顺序、用英文字母代替阿拉伯数字等;见面和接头使用暗号、暗记。骨干成员与境外总部之间通过互联网加密邮件联系。

(四)实施精神控制。禁止信徒与外界联系,否则将受到惩罚,并要求入教信徒在“宣誓书”上签字保证,强化精神控制。

(五)以商养教,大肆敛财。要求信徒不仅要会传福音,还要会经营后勤,通过收取“奉献款”、创办经济实体或从事小型经营活动,疯狂聚敛钱财。

(六)政治上反动之极。宣扬“推翻人的国度,建立神的国度”,宣称该组织是“进神国做王唯一的通天道路”,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,污蔑中国政府是“暴政”、法律是“恶法”,声称要“打倒无神论者”。左坤还多次在其组织网站上发布公开信,攻击政府有关机关。

除署名外,本版文章及图片均由士心、曹英等根据档案资料和凯风网采编整理

● 案例选编 ●

我的家被“血水圣灵”毁了

我叫杨志文(化名),今年55岁,是南京市江宁区的普通农民。我会瓦工手艺,经常在附近的建筑工地打工,个把月回家一次。妻子一个人在家干农活、做家务,儿子中专毕业后在上海找了份工作。家境虽不富裕,但吃喝不愁、生活蒸蒸日上,邻里关系也很融洽,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家庭。但自我和妻子误信“圣灵重建教会”后,家境日渐衰败,最终家徒四壁,众叛亲离。

1998年秋天农忙的时候,我从工地请假回家,想帮助妻子收割庄稼。可是当我迈入家门,只见屋里一片狼藉,锅碗瓢盆散乱地堆在灶台上,桌子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灰,房间里的衣服被褥胡乱卷成一团扔在床头……当时我以为是妻子忙着秋收造成的,可是到田里也没找到人。问邻居,邻居说她出去“传福音”了,已经几天没见到人了。无奈,我只好一个人先回去收拾。一直等到晚上八点多,才看到妻子面黄肌瘦、蓬头垢面地回来。一问才知道,一个多月前,同村的靳某劝她一起参加了一个叫“圣灵重建教会”的组织,从那以后妻子便经常跟着靳某到处“传福音”、讲“见证”,地不种了、家也不管了,越陷越深。

当晚妻子就动员我加入这个组织,不停地对我说:“‘老爸’说了,在这地上,天灾、人祸不断,人终日没有安宁,这个地球要毁灭了……不信主死了的人在阴间等候来世的审判,信主的人,必从死里复活,且永远不再死……你也别出去打工了,还是跟我一起信教吧,‘老爸’会保佑我们全家,带我们到神那里去享受莫大的荣耀和福气的……”我从妻子的话里知道,她们信奉的这个“圣灵重建教会”(又称“血水圣灵”)是一个自称“神的使徒”的人领导的,说自己是“神在末世拣选的仆人和使徒”,是“属灵信徒的父亲”,所以妻子他们都管他叫“老爸”,说只有加入教会,“才能逃避神要降临到人国的大审判……”接下来几天,经不住妻子的软磨硬泡和枕头风,我答应辞去工作跟她一起信教。我们俩每天除了在家读“经书”、祷告,就是跟靳某到处“传福音”,讲“见证”。我俩先后拉了四五个亲戚入教,还准备等儿子放假回来,也发展他入教。

一个多月后,靳某告诉我们俩,“老爸”要带领信徒修建教堂迎接主的再来,信徒为了表示对主的真诚和对“老爸”的信服,都要“表诚意”,捐“奉献款”,捐的越多,将来得到的“福报”就越多。闻听此言,我俩想难得有个向“老爸”表心意的机会,毫不犹豫地将儿子寄给我们的工资1500元,以“奉献”的名义“捐”了出去。靳某拿了钱,在“心意本”上分别用我们一家三口姓名的缩写字母做了登记,临走前还不忘叮嘱我们,捐款的事绝不能对任何人说,否则不但得不到神的庇护,而且还要受到神的怪罪甚至惩罚。此后,我们先后将家里的5000多元和十万元存款以为“老爸”祝寿、筹建教堂等各种名义陆陆续续“奉献”给了教会。

由于我们夫妻两个“工作”积极,“奉献”也比较多,很快就当上了“同工”,主要负责到附近的几个聚会点给普通信徒“授课”、讲“见证”,有时还被教会“公费”派出培训(就是到其他市县与当地同工、长老等交流、学习传道“经验”)……每当看到其他信徒对我们毕恭毕敬、奉若神明的样子,我们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,并沉浸在这种虚无缥缈的“成就感”中不能自拔。为了筹集外出做“交通”的食宿费,我们把家里的粮食、电视机等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;为了有机会与“老爸”亲密接触、早日“进神国做王”,我们地也不种了、家也不要了,夜以继日地在外面奔波、传教。儿子放假回来,由于看不惯我们的“瞎胡闹”,索性不回家了;亲戚朋友见我们不好好过日子,弄得家里乌烟瘴气的,也逐渐跟我们断绝了来往;邻居们见我们俩每天鬼鬼祟祟、神神叨叨的,也都尽量躲着我们,话都不愿多说一句……

后来,当地反邪教志愿者知道我家的情况后,曾一再上门做我们夫妻的思想工作,但没有成功。儿子知道后,专门辞去工作从上海赶回来,带着他收集的一些关于揭发“圣灵重建教会”聚敛钱财、扰乱社会秩序、遭到境内外打击处理的材料,与反邪教志愿者一道做我们的思想工作,讲清是非真相。面对真实详尽的事实材料,看着儿子满含热泪、焦虑忧心的眼神,听着反邪教志愿者入情合理的话语,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,想想入教前后我家的变化,终于意识到自己上了当,原来我们一直都是“老爸”的敛财工具,帮他骗人骗钱。可是悔之已晚,这十年来辛苦积攒的十多万元血汗钱早都化为乌有,田地荒芜,家徒四壁,众叛亲离。

这就是我崇拜左坤的结果

我叫王瑞华(化名),今年73岁,丈夫已去世多年,有3个儿子,是重庆地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。我的家境在村里虽不算富裕,但也吃喝不愁,生活还算过得去,邻里关系也很融洽。

由于儿子们长期外出务工,只有我一人在家,平时闲来无事,就信奉了基督教,每个礼拜都要到附近的教堂里做祷告。

1995年8月的一天,一个叫杨小帆(化名)的外村人突然跑到我们教堂做祷告,后来我才知道她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,根本不是来听道而是来传福音(发展教徒)的。当时她神秘兮兮地问我信主的目的是什么?我说是永生,她说她的目的是“进神国”,而且“神国”还要分城内、城外。我不懂,她说要讲给我听,我很单纯,听有人讲道给我听我就乐了。于是她叫我去她家。记得那天下大雨,她东拐西拐把我带到她家,我们两个全身都淋湿了。我进去发现里面黑压压的,坐了十多个人,原来这就是她们的聚会点。进屋之后,她还让我“受洗”。“受洗”后,她就开门见山地跟我讲起道来,我听着听着就感觉不对劲了,我开始怀疑,还反驳她,但她们当时用了很多圣经的经节来回答我。

杨小帆还对我说:“等几天我要带几个教友到你家来帮你讲授新的基督教义,你回去准备一下。”大约一星期后,她真的就带了四五个人来到我家,我很热情地招待了她们,准备聆听她给我讲新教义。结果她二话不说就拿出了《全备福音》、《进神国》、《生命之光》等“圣书”让我好好“学习学习”,说什么“世界末日就要到了,不信教的人都将接受神的审判,死后不得超生……只要跟我信教,包你和家人百病不生,有病也用不着吃药打针,而且死后都能够上天堂做王,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永世国度——新天新地……”就这样,我成了“圣灵重建教会”的一员。为了笼络我,杨说她是使徒(左坤)的带领同工,她封我为执事,我脑壳一热,心甘情愿地把我多年攒下的4000块钱奉献给了教会。10多年里,我前前后后共奉献了3万多块钱,包括小儿子给我看病的1万块钱。之后,原本身体不好一直坚持吃的药也停了。

然而接下来的几年,虽然我虔诚地在“老爸”画像前祈祷,祈求“老爸”保佑我的病尽快好起来,但我的身体却越来越糟糕、身体抖得越来越厉害,严重的时候双手、双腿和脸部的肌肉变得异常的僵硬。终于有一天,当我拖着僵硬的身体到一家复印店坚持为“教会”做事时,突然身体一阵剧烈的抖动,便不能动弹了,话也说不出来。复印店老板吓得连忙叫人把我抬到了镇卫生院进行抢救,才保住了这条老命。我的小儿子得知这个消息后,专门赶回家来送我到医院去进行详细的检查,最终医院得出的结论是:由于我长期不吃药治疗,现在已经恶化成了帕金森综合症。

这个结果简直就是晴天霹雳,让我根本无法接受,回想自己十几年来忠诚信仰“圣灵重建教会”,逢人便宣扬“全备福音”,对左坤无比崇拜,听信其生病不用打针吃药、“祷告”能“祛病保平安”的说法,结果却被害成了这个样子,真是悔不当初,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

“啃”十字架的左坤　李京毅　作